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國近現代名家畫集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

吴 昌 硕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锦 绣 文 化 企 业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吴昌硕　1844－1927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序

丁羲元

一

吴昌硕在中国近代艺坛上是一个巨大的存在。他诞生在中国近代史包括艺术史来说都是严峻的时代，一个历经巨变，风云壮阔的时代，一个需要巨匠而且涌现着巨匠的时代。他的出现，带给了艺术史以新的活跃的生命和息吹，改变了金石、书、画已有的内涵和形式，在中国艺术再度纳入国际的东西方的大循环中他投入了不倦的热情和助力。他从某一个侧面改变了他的时代。他不是一个早慧型的画家，然而以他坚韧的“苦铁”精神，攀登上了近代画史尤其是文人画史的遥峰，留下了“晚翠”的灿烂业绩。我们不会知道，如果没有吴昌硕，中国近代画史，将是何等景况。

二

吴昌硕于 1844 年 9 月 12 日(道光二十四年甲辰八月初一)生于浙江省安吉县鄣吴村。这是浙西北与安徽接壤的一处小山村。我们从地图上都很难找到它，吴昌硕怎么会诞生在那里！？而且饶有兴味的是，我所称之为二十世纪中国画坛三巨匠的吴昌硕、齐白石、黄宾虹都来自溪山深处。吴昌硕曾亦庄亦谐地自称“一耕夫来自田间”，其味大可咀嚼。吴氏始迁祖吴瑾于南宋高宗南渡时，建炎元年(1127 年)由江苏淮安迁至浙西鄣吴村，“不欲居都会，挐舟泛苕水，曲折寻其源”，在深山中，“乐其风土，遂家焉”。(吴昌硕《吴氏列祖诸传》)鄣吴村属汉代之古鄣郡，其地山川幽美，古意横陈。鄣吴之势，水接西苕溪，经梅溪北过湖州而入太湖，其山南接西天目山主峰，幽秀之至。唐诗有“湖州安吉县，门与白云齐，禹力不到处，河声流向西”之赞美。其地由递铺(安吉)东出幽岭，可抵杭州，或由独松关直入余杭县境(为广德至临安之皖浙驿路，自古是兵家必争之地)。鄣吴村四周多汉墓群，为良渚文化之故地，受古太湖文化所孕育。远古可追溯到

古防风国，为原始森林，翠竹遍地，“古田家在古防风”（吴昌硕自题）。鄣吴溪边和村口过去皆为参天古树，林木翳日，鸥鹭盘旋，百鸟翔集。故鄣吴又有“半日村”之称。溪南有玉华山（吴昌硕称为“青黄二色，秋深时望之，益见峥嵘之态”），与村后金华山遥对，故清代诗人王显承赞为“玉华金华双峰峙，流水落花出晚汀”。吴昌硕就出生于村中的一处明式古屋，门对西南，后境楼上窗扉间可一览金玉双峰，向被称为“双龙抢珠”之处。吴昌硕是吴氏始迁祖第二十二世孙，他就生长在这样的环境里，古史、古文化、溪山深秀所孕育，加之近代风云际会，蕴于一体，而终于造就一代巨匠。

吴昌硕一生从磨难中出。特别是他早年，17 岁时（1860 年）遭逢太平军进军杭州，过鄣吴村境与清兵以及村民频于交战，吴昌硕避兵逃往村南山里的石苍坞，帮工打杂，后来便逃到安徽交界的深山中，每以野果、草根、树皮、观音粉之类充食，过着“纵饭亦充泥”的流亡生活。五年后，乱定返回鄣吴村，一家九口只剩父子二人，而全村一片焦土，“亡者四千人，生存二十五人”（《别芜园》）。幸好吴昌硕在此生还之中，设若他也在亡者之列，则中国近代画史又将如何呢？所以吴昌硕的存在于其必然性中又有相当的偶然。他的这段流亡生涯，与任伯年同时且有些相似。不过任伯年 22 岁避兵逃亡中一度曾陷入太平军，充当呐喊之旗手，还有一段兵旅生活经验。所以，任伯年比吴昌硕多了一层豪情，而吴昌硕却较任伯年更多一份韧性。吴昌硕原名“俊”，又名“俊卿”，初字“香补”、“芗圃”，并有一个颇具戏谑幽默意味的小名“乡阿姐”，因为避难石苍坞遂号“苍石”，或为“昌石”、“昌硕”、“苍硕”、“仓硕”。22 岁（1865 年）后与父亲辛甲住在安城，开垦芜园，因此前后共经历近十年的躬耕生涯，其间不倦于金石篆刻，因号“苦铁”、“苦铁道人”。1872 年始离开芜园去江浙游历，以刻印谋生，因号“五湖印丐”。1882 年（壬午四月）友人金俯将赠以得之古圹的古缶，“了无文字，朴陋可喜”，因以为号“缶庐”，或“老缶”、“缶道人”。后来在苏沪期间，为怀念芜园的生活，又自号“芜青亭长”（1882 年）、“破荷亭长”（1895 年）、“破荷道人”，在上海于役任佐贰小官，又自嘲为“酸寒尉”（1888 年），长年过着“饥看天”的生活，“生计仗笔砚，久久贫向隅。典裘风雪侯，割爱时卖书”。（吴昌硕自题《饥看天图》）到了 1899 年 11 月，由同里丁保元之保举，吴昌硕得任江苏安东县令，因无意官场，不善逢迎，到任一月即辞职，因刻“一月安东令”、“弃官先彭泽令五十日”二印明志。直到晚年，69 岁（1912 年壬子）才正式用“昌硕”之字，并刻有“吴昌硕壬子岁以字行”之印。晚岁因耳重听，故又号“大聋”、“聋”、“聋道人”，又因只有三根痣须，遂又号“无须老人”，“无须吴”。以上从他的字号的更变就可深深感受到吴昌硕悲凉慷慨、砥砺弥坚的艺术生涯和美学性格。吴昌硕一生饱经时世，确有一种苍凉壮硕之气，深怀一种忧患意识，喜作苦调悲语。诗文书画，每多孕发于早年之生活苦境，而透过这一层心胸，特别到晚年，则又是豪情快语，是谐趣妙言，是人生的历炼，是睿智的自如。

除了坎坷平生之一面，吴昌硕在艺术道路上又一个显著的特点，体现在他自己直捷的一语中，即所谓“三十始学诗，五十始学画”。他与一般画家不同，走的是文先于画的文人画一路，但又不同于青藤、白阳、八大山人、石涛诸文人画家的艺术之途。他独辟蹊径，他的艺术是金石（篆刻）——书（石鼓文）——诗——画独特的发展，最后相与生发，将诗书画印四者一冶熔之。“予耆古砖，绌于资，不能多得，得辄琢为砚，且镌铭焉。既而学篆，于篆耆猎碣。既而学画，于画耆青藤、雪个。”（《缶庐别存》自序）吴昌硕于金石篆刻似有宿好，童子时代即喜刻古砖汉砚，奏刀砉

砉，虽遭塾师严禁，仍隐于牖下无人处弄石不止。至青年芜园时期，吴昌硕已颇得个中妙谛，最早的自编印谱为1869年《朴巢印存》，尔后又有《苍石斋篆印》(1874年)、《齐云馆印谱》(1877年)、《篆云轩印存》(1879年)，继则又更名为《削觚庐印存》(1879年)，以后又不断地增补。其中甘苦、情操寄托一皆发抒于那首著名的七言古风《刻印》(1879年)中。"今人但侈摹古昔，古昔以上谁所宗？诗文书画有真意，贵能深造求其通。"这与石涛所题"古人未立法之先，不知古人法何法？古人既立法之后，便不容今人出古法，千百年来遂使今人不能一出头地也。"(《大涤子题画诗跋》卷一)，其意一脉相承。这首诗所表现的大家风范呼之欲出，宜其有"自我作古空群雄"之不可遏止的心胸。诗中蕴蓄的美学理想为吴昌硕艺术发展的趋向作了有力的定位。

吴昌硕所谓"三十始学诗"，是一种认真的说法，就诗而论，是吴氏的祖业，吴昌硕的祖父吴渊和父亲辛甲皆为前清举人，分别著有《天目山房诗稿》、《半日村诗稿》。更上溯至明代中叶，吴氏一门出现了"父子叔侄四进士"的繁华盛世(吴瑾始迁祖之九世孙吴龙、吴麟兄弟及吴麟之子吴维狱、吴维京兄弟俱中进士，史上传为佳话)。吴维狱(字峻伯)有《天目山斋岁编》诗集，而其子吴稼澄(字翁晋)又为官，并有《玄盖副草》诗集传世。(按：玄盖者，天目山也)。吴昌硕真堪称世代书香门第，诗文传家了，唯至其父祖辈已趋破落而已。故吴昌硕之于诗较之金石与书画似有夙慧，不过所学稍晚。现存最早的诗集为《红木瓜馆初草》，是同光之交(1874～1875年)31岁左右之作，凡五十六题六十五首，由芜园时期友人六泉山人朱正初所评。继则有手抄本《元盖寓庐偶存》诗集两种(1882年、1887年)，而至光绪癸巳(1893年)才刻版《缶庐诗》和《缶庐别存》。吴昌硕正式学诗受到早年师友金铁老(名树本)的深刻影响，二人订交于1874年，铁老精鉴古器，善诗，"劝我学游还学诗，谓不知诗负游屐"(《哭铁老先生》)。其年吴昌硕31岁，正是"三十始学诗"之来由，与现存诗稿相印证也是确切的。吴昌硕一生于诗可谓全身心投入并付以巨大精力，他真可谓是苦吟派，类孟郊、贾岛，而神韵功力又在王维、杜甫之间，善五言长诗，更工七言古调，硬语古致，历落嵚崎，"奇情喷薄出至性"(谭复堂《缶庐集》序)，一代名家，为时所重。吴昌硕自己对其诗也颇为自得和自负，在《赠内》一首中有"平居数长物，夫婿是诗人"之自咏，寄情淡泊而饶有深味。从其手订的《缶庐润格》(1920年)中，将题诗与四尺花卉整幅同价，也可见他对诗的看重了。

至于学画，吴昌硕较之学诗更晚了，"五十始学画"，也是言之有据，并非简单的谦虚。道家的"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或如兵法的"欲擒故纵"，也许与此同理。其学画晚，而其准备含茹却最多最充分，其"不学之学"正为学而后学筑基，前后融注一气。胡公寿见到吴昌硕曾说："君的嗜画似乎太迟了？"任伯年在座即说："胸中有才华，笔底有气韵，迟些又有什么关系？"杨见山也跟着说："画不从画出，而造艺在诗文金石，积水厚力，能负大舟，是知参上乘禅的。"(参见拙著《任伯年》81页)。三家对吴昌硕的学画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其内质和导向，颇耐寻味。结合上文吴昌硕的生平和艺术道路的背景，对其画学源流及其诸特点可作进一步之探究。

三

吴昌硕诚为艺术的战略家，经由长期的沈潜迂回，高瞻远瞩，最后以精猛之气，直扣艺术的

底蕴，破门而入，势不可挡。他学画虽自云始于五十，但实际的年代当早于此前，较可信为四十五岁左右。其《石交集》(稿本)有云："余性喜画，自游寓江左，与诸画士遇，其艺之尤精者，余必有其画。诸君皆名重一时，人求其画，非兼金不可得顾。皆与余善，余有求必应且速。余辄以篆刻答之。"又云："余年来亦颇学画，率意为之，自适其趣。人或谓似青藤，或曰白阳，余都不自知。与诸君无一仿佛，独酷好诸君画，诸君亦不遐弃余，所谓气味相投，然耶，否耶(离合同异，还与诸君参之)(1892年)。"他这里所指的"诸君"是张熊、任薰、吴滔、蒲华、顾沄、陆恢、杨伯润、李嘉福等书画名家。陆恢题吴昌硕赠顾茶村《墨菊图》(浙江省博物馆藏)(1889年)，有"吴昌硕精刻善书，间及绘事。与茶村顾先生敦翰墨交，是帧乃其秘不示人，密以投赠物也"等语可作印证(1893年)。从传世的吴昌硕画作来看，较可信的早期之作光绪戊子、己丑(1888～1889年)为始，所作为墨梅、牡丹、菊花之属。

他画学之初发轫，有几个显著的特点，却又每为论者所忽。首先就是吴昌硕与任伯年之关系。多年以来，有所争论的是任吴究为"师生"还是"师友"？而未能深层地去探求任吴艺术的内在共构以及任对吴绘画道路的不容稍忽的影响。任吴订交是由高邕之介绍于1883年(癸未)，吴昌硕于赴津沽在上海候轮期间，一见如故，任伯年为作《芜青亭长四十岁小像》。自此交往甚密，吴昌硕1886年(丙戌)有《十二友诗》，其中对任伯年不胜赞叹："山阴行者真古狂，下笔力重金鼎扛。"细味此诗，吴昌硕对任伯年以契友相交，吴仍在"篆刻时代"，吴为任刻印，任为吴作肖像画数帧。此时吴仍未正式习画。吴昌硕正式学画应是1887年(丁亥)初冬移居沪上之后，于是与任伯年之交往更其密切和更深一层。有两则记载极饶深趣："吴昌硕学画于伯年，时昌硕年已五十矣。伯年为写梅竹，寥寥数笔以示之，昌硕携归，日夕临摹，积若干纸，请伯年改定。视之，则竹差得形似，梅则臃肿大不类。伯年曰：子工书，不妨以篆籀写花，草书作干，变化贯通，不难其奥诀也。昌硕从此作画甚勤，每日必至伯年处谈画理。伯年个性懒，因此画件益搁置，无暇再事挥毫。妻又大恚，欲下逐客令。伯年一再劝止之，始已。"(郑逸梅《小阳秋》引孙紫珊语)"有日，闻挝门急，内出恶声。既而察知呼音之为吴昌硕，门始启，笑谢曰：不知是吴先生，意为高邕之又来引其去也。昌硕初作画，每就正于伯年，故道及辄称伯年先生。"(方若《海上画语》稿本)传世最早的吴画《梅枝图》(戊子，1888年)，由吴昌硕画梅一枝，任伯年为补茗壶茶具。吴题诗云："折梅风雪洒衣裳，茶熟凭谁火候商。莫怪频年诗懒作，冷清清地不胜忙。"可谓一语双关地描绘了他从任伯年谈画理，习画的生动情景——画兴大发，以至诗少懒作了。另一幅吴昌硕《牡丹水仙图》(朵云轩藏)为四十六岁"己丑暮春之初"之作，缶中插牡丹一株，缶以墨勾写，前置水仙，后倚墨石，古雅而简逸。他颇为自得，"此帧气魄高浑，兴与古会"，自称是"拟陈道复大意"。其实图中的古缶牡丹，完全是临任伯年的《拓缶牡丹图》(上海私人藏)，由李嘉福拓缶，任伯年补牡丹花，吴昌硕后录旧作。《缶庐诗》、《时己丑寒食节》二图为同时先后之作。由此可窥探吴昌硕学画之初深受任伯年影响之踪迹。他后来给任伯年外孙吴仲熊的诗中，总结了他的画学经验："我画非所长，而颇知画理"。(《勖仲熊》见《缶庐集》卷四)对吴仲熊期望犹切，以其从任伯年当初所论"画理"作为对任氏后人的一种回报。吴昌硕终生对任伯年怀有感激之情，其关系由友而师，终在"师友之间也"。(吴昌硕七十一岁题任伯年《墨竹图》)

其次，吴昌硕画乃得之山川灵气，所谓"人杰地灵"，其画是乡情的郁积，是少年情愫、憧憬之

再现，是“芜园梦中”之现实。他的画尤精于大写意藤本花卉和蔬果，就其画材而论，也不过四十余种。画得最多的为梅、兰、竹、菊、松、紫藤、牡丹、水仙、玉兰、天竹、葫芦、荷花、芭蕉、桃花、山茶等，蔬果则枇杷、葡萄、荔枝、桃实等约近二十种。其它如芍药、芙蓉、蔷薇、红杏、杜鹃、丹桂、月季、绣球、秋葵、凤仙、牵牛、芦花、雁来红、红叶、古柏，以及佛手、石榴、灵芝、红柿、青菜、萝卜、竹笋、南瓜等等。所画诸品，他故乡可供其大半，安吉、鄣吴山间水涯，遍处皆吴昌硕画本，如春来漫山为杜鹃花、野山茶、野紫藤、天竹、栀子花。安吉号为“竹乡”，翠竹无处不在，松、菊、梅更是列植其地，芜园的古梅，特别是梅溪的名种紫梅，称为“铁骨红”，更是吴昌硕一生画兴不减之题材。更奇的是鄣吴村的芙蓉花，真是“粗枝大叶，拒霜魄力”，据说一年四季皆可移植，与他处不同。其重拙大、野趣、朴茂浑厚之气皆从家乡风物引发而为，山川之灵，草木之秀，触发其诗心画境，故能成其大。吴昌硕谓“食金石力，养草木心”，大可深味。他常回忆“山居冬日，早起呼童锄数把白菜下饭，齿颊清寒，有霜露气”。而在上海吃菜，“大失真味，令人欲不思乡得乎？”可见他画幅的周边，是紧紧系着故园心的，因而充实如此，感人也如此。如前所述，“昌硕”（苍石）之字也是得家山之助。鄣吴、安吉，是西天目山麓的山乡山村，其地山石峥嵘，幽谷泉香，特别是独松关，对吴昌硕的画功不可没。吴学画之初，从任伯年等的指授，很快就把画笔转入家山深处。他乙未四月（1895 年）所写《独松关图》，可看作其画风形成和建立之一大契机，一松一石，虽拟八大之风，却欲写出“高旷之气”。画中之石，正取之独松关驿道高处之一块突兀不凡之大石，俗呼为“猫儿石”。他丙申年（1896）所作《苍石图》和《猫》两幅，其石写“苍老离奇之态”，其猫蹲踞亦如石之姿，二图正切合“猫”“石”之意。这一迹象呼之欲出，揭示了吴画与故乡自然的内在关连，而且这一“图式”成了吴画早期乃至以后发展的一种母型，如“乔松寿石图”（即松石、独松关，丙申 1896 春暮）即同时所写的松石图之同构唱和，也是其人格个性之生动写照。松石之外，吴昌硕也偶有山水之作，如五十岁所写墨笔山水卷（壬辰十二月，1892～1893 年，原作已佚，见影印本），全是鄣南风光，故园怀思。所以吴昌硕一登画坛，即驱遣乡国山川风物，直扑笔端。他走着一条独特的深怀故土而多具开拓性的艺术之途。自然不仅为他提供了大写画本，更以其独具的深厚性、粗野朴茂和更带原始意味上的鲜明和富有透入画幅深处，所以吴画是大写的自然，又是自然的大写，他的艺术创造了自然，又巧妙地成为自然的一部分。

第三，吴昌硕善能转益多师，他精于画理，能从美术史的高度窥探画学源流，择师喜拙无巧，真是别具慧眼。他自称“于画者青藤、雪个”（《缶庐别存》自序），又云“俊年来颇习画，必求其似青藤、雪个而后已，若涂脂抹粉，实不愿，为性使然也”（致友人书）。但吴昌硕时代所见八大山人画也是偶而一遇，青藤的画就更少了。他从友朋处所见也不过《墨荷》、《玉簪花》、《鸟石游鱼》、《瓶桔》、《写鹿》诸作，已自叹“八大真迹，世不多见”，感其“用墨极苍润，笔如金刚杵，绝可爱”，但又自觉“神化奇横，不可抚效”，“出蓝敢谓胜前人，学步翻愁失故态”。（《效八大山人画》见《缶庐别存》）所以他时刻把握着自我。青藤、雪个这类大家，从世界近代画史的角度看，都是界定时代的人物。中国画发展到八大山人，犹今之西洋画发展到毕加索，在笔墨的内炼、简逸和形式的锐变、富赡上，后人都很难翻越了。绕过他，或不敢去碰，将成不了新的大家。从中国画史看，不懂美术史，成不了真正的画家。可以说，特别是自董其昌以来，中国文人画家都是美术史的画家。吴昌硕也正是继续着这一中国画史的特有传统，他把握着美术史，也把握着自己。

吴昌硕直接效法八大之作并不多，却善于从那些画名大而具形式生命和发展潜能的画家作品中汲取灵感和创造力，如张孟皋和张赐宁即其例。吴画中常题有“缶道人拟张孟皋用笔”（《菊花》1889年），“写毕自视，颇有郁勃纵横气象，惜不能起孟皋老人观之”（《梅花蒲石图》1902年），“拟张孟皋笔意，形似而神逋矣，奈何”（《石榴图》1925年）等等。或者学张赐宁的“拟十三峰草堂大意”（《富贵神仙》）、“拟张十三峰，尚有古意”（《岁朝清供》）等等。吴昌硕接受张孟皋的画风，也是直接得任伯年影响。任伯年《蔬果册》（1885年）题云：“北平张孟皋宦游吾越，画法深入宋人堂奥，求者甚众，余每见其尺幅，则五体投地。”又题《天竹牡丹水仙图》（神仙富贵多子）云：“北平张孟皋每喜为之，孟皋画从宋人炉冶中熔出，自是落笔成趣。”（1887年）吴昌硕于此二年后即有“拟张孟皋用笔”的《菊花图》，可见其画风之承传有绪。张孟皋传世之作甚少，画史所载也多附阙如。张赐宁号十三峰草堂，清乾嘉时人，晚居扬州，画名在“扬州八怪”之后。任伯年、吴昌硕却别有只眼，由其画风，点缀生发。吴昌硕学张孟皋之“纵横气象”设色和神味，自称“意蹑北平张（孟皋），魄夺会稽赵（悲庵）”。至于张十三峰的落笔狂趣和着想有古意，也是吴昌硕服膺的。吴昌硕之学今人学古人，即使是临仿、背摹之作，也取其意到，从不亦步亦趋的，实际也每多“自我作古空群雄”，所画作品，视意气所到，看像谁就题仿某谁笔意，所以如前述临任伯年画的《牡丹古缶》，会题以“拟陈道复大意”，不过是虚应其事，而与白阳山人又有何涉？明白了这一层，于吴昌硕画之拟古可思过其半。吴昌硕在尤耆青藤、雪个，以及白阳、石涛，善学张孟皋、张赐宁外，所学在古人尚有沈石田、奚冈、陈撰（玉几山人）、李鲟（复堂）、李方膺（晴江）、赵之谦等，在今人则有任伯年、蒲竹英、张子祥等，终能超迈前贤，卓荦于近代画坛。

四

吴昌硕绘画的艺术特点，在拙文《吴昌硕艺术论》（《西泠艺丛》9期1984年）中曾以“四美”论之，即整体诗意美，疏密跌宕美，丑怪朴野美，古拙奇肆美。这里拟从另一角度，就其创作的过程和生命意识提出几点略为分析。

其一，“苦铁画气不画形”。气是中国画及至所有中国艺术的一个极为古典的命题。古哲老子就有论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气是宇宙之光，气之运动生有万物。所以“气”是较“形神论”更早也更高的一个范畴。“凡人所生者，神也，所托者，形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引司马谈语）。王充更进一步，认为“夫人所生者，阴阳气也。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在中国画中，最先接触到的是“传神写照”（顾恺之），当然其内在线描如“春蚕吐丝”，如“春云浮空，流水行地”，也有气的连绵。而到吴道子时代，气的作用在书画诗文中皆得到深刻的贯彻，吴道子请裴将军舞剑一曲，“观其壮气，并可以助我挥毫”（《唐朝名画记》），他画圆光，“立笔挥扫，势若风旋”。在气的助毫中，吴画乃臻于形神兼备之妙境。至宋代苏轼、米芾文人画家出现，主张“墨戏”，认为“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中国画才重辟了文人画又一艺术之途。吴昌硕其实是将吴道子、苏轼、米芾等之艺术精神融为一体。他直接承传着青藤、雪个，又从任伯年画风取法心会。“伯年作画，亟费构思，及提笔，则疾如风雨。”（方若《海上画语》稿本）吴昌硕亦曰：“伯年任先生，画名满天下，予曾亲见其作

画，落笔如飞，神在个中，亟学之已失真意，难矣。”这种示范作用对吴昌硕的影响是深刻的。但吴昌硕不同于前人的是，将“画气”超越于“画形”之上，一任主观抒写，而不拘于物象。“画气”成了绘画的主要内容，而作画不过是“画气”的过程，创作的过程是主要的，而结果却是可以不必太关心的，这颇有类于西方某种现代“行动艺术”（当然“行动艺术”与“画气”在本质范畴上不同）。吴昌硕作画也是“势若风旋”，一气呵成，“墨池点破秋冥冥，苦铁画气不画形，人言画法苦瓜似，挂壁恍背莓苔屏”（《为诺上人画荷赋长句》）。他作画时每觉有“信笔直写之气”，“瘦蛟舞臂下，清气入五脏”，有“逸气勃勃生襟胸”，所以画才有“郁勃纵横气象”，充溢着“乾坤清气”。这种“气”，首先在于“养”，在于得之山川，他的《勖仲熊》诗实为“画气”的一篇画论，其云：“山水饶精神，画岂在貌似。读书最上乘，养气亦有以。气充可意造，学力久相倚。”“五岳储心胸，峥嵘出笔底。硁硁摹其形，窳弱类病痞。请观龙点睛，飞去壁立毁。愿子思我言，言直意却美。”所以吴昌硕的画，极重气局、活势，蓬勃着生命意识，以“精神跃于纸上者为上乘”，从本原上，从发生学角度去把握艺术。固然“不画形”，不等于莫辨其形，吴画的“大石幽花恣奇怪”，还是神采飞动，不过是形随意出，以“意造”为之，他常说东坡书法意造本无法，“吾画亦然”，或“坡翁书法一例同意造”。中国画历经三种之境界，“鸢飞戾天，鱼跃于渊”，此第一境也，为上古之画；“焉得并州快翦刀，翦取吴淞半江水”，此第二境也，为中古之画；“却疑松动欲来抉，以手推松曰去”，此第三境也，为近世之画。吴画的开拓性，首先就表现在继青藤、八大、赵之谦、任伯年之后以“苦铁画气不画形”的震撼力推进了大写意画的发展。

其二，“䍜扁之法打草稿”。以作篆之法作画，是吴昌硕的一大特点。“且凭篆籀笔，落墨颇草草”，他写梅花尝云：“䍜扁幻作枝连蜷，圈花著枝白璧圆，是梅是篆了不问，白眼仰看萧寥天。”瘦蛟冻虬，蜿蜒纸上，“师造化也”（《沈公周书来索梅》）。吴昌硕精于石鼓文和篆刻，故学画之初，任伯年曾对他说：“子工书，不妨以籀写花，草书作干，变化贯通，不难其奥诀也。”吴昌硕正是以此法入画，“䍜扁之法打草稿，大写忘却身将老。”中国画史上自元代文人画兴书法对画的渗透和某种用笔的规范性就被突出起来，这集中反映在赵孟頫的一首题画诗中：“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秀石疏竹图》）。书画同源，在元代就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传统。但前人未若吴昌硕走得更远，以石鼓文（大篆）即“䍜扁之法”入画。这固然与清中叶乾嘉碑版金石学之兴起有关，更由当时的时代风尚所致，十九世纪末河南安阳殷墟甲骨文的出土（1898），敦煌石室的发现（1900年），正是吴昌硕学画之初。所谓艺术每向前一步之进境，往往也意味着和伴随着向后（原始）更深一层的探本寻源，这在艺术史上是带有规律性之现象。即如近代任渭长之于唐代木画，任伯年之于汉画像石，吴昌硕之于石鼓、秦汉古陶、瓦甓、印鉨、封泥等等，或如西方近代法国印象派之于东方版画（日本浮士绘等）、明代瓷器等，或者高更之于南太平洋土著艺术，毕加索之于非洲黑人雕刻等等，都是合乎艺术发展之必然，中外莫不如此。不过吴昌硕所谓“䍜扁之法打草稿”，是一种更高之艺术境界。石涛是以“奇峰”，以自然山川为“符号”来舒展其山水长卷（试以其五十岁《搜尽奇峰打草稿图》1691年对看），而吴昌硕是以“䍜扁之法”，以石鼓文古籀之笔法（结体与笔势）为“符号”，来意造他的“大写自然”（他对八大山人之“大写”尤其兴味）。这使中国画更深一层介入“抽象”，所以“离奇作画偏爱我，谓是篆籀非丹青”。而且吴昌硕“强抱篆隶作狂草”，即以篆籀之法来运狂草笔势，增强了浑古笔力，

加快了节奏和韵律，从而内在地达到“画气不画形”，这是近代中国画最有意味的突破，标志着新画风的转折点。

在用笔上，吴昌硕曾说“猎碣文字用笔宜恣肆而沈穆，宜圆劲而严峻”（《缶翁临石鼓文真迹》跋）。至晚清作篆大家莫郘亭用刚笔，吴让之用柔笔，扬濠叟用渴笔，吴昌硕在三家之外独树一帜，“一意求中锋平直”。所以入画也是悬腕中锋，指实掌虚，与八大山人用笔法一脉相承。但八大用硬毫刚中能柔，而吴昌硕用羊毫柔中能刚，并见佳妙了。他的以篆籀之法作画，运于章法上，则有回绾之势，画幅中有大的对角倾欹，或大的三角形块面布局，而尤能精心收拾左下角，枝叶顺势而下至左下则有一回势，如回风舞雪之姿，与石鼓文“乍”（作）之结体相类，或如诗家“回身射雕”之法，“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王维）。这也是“蹣扁之法打草稿”的又一含意了。

其三，“墨痕深处是深红”。吴昌硕用墨极苍润浑厚，尤精于大胆泼墨。隔夜磨成墨汁一斛，清晨即乘兴挥毫，越到晚年“颇具吃墨量”。喜画荷叶，则“醉墨团团，不着一花”，画梅花，更是“苦铁一生梅知己”，看其得意之笔，长歌激越。“老梅夭矫化作龙，怪石槎枒鞭断松。青藤老人画不出，硬笔留我开鸿蒙。老鹤一声醒僵卧，追蹑不及逋仙踪。拼取墨汁尽一斗，兴发胜饮真珠红。濡豪作石石点首，倚石写花花翻空。山妻在旁忽赞叹，墨气脱手椎碑同。科斗老苔隶枝干，能识者谁斯与邕。不然谁肯收拾去，寓庐偪仄悬无从。香温荣熟坐自赏，心神默与造化通。霜风搴帷月弄晓，生气拂拂平林东。”（《缶庐别存》写庾岭古梅）其作画真态，跃然纸上，水痕墨气，落笔如云烟，胸中郁勃，笔底造化，都在瞬息之间，“古今画理在一贯，精气居然能感通”。近代的蒲竹英，是水墨的高手，极尽淋漓之致，吴昌硕尝从其学，蒲每嘱他“多画水墨，少用颜色。”吴昌硕晚年也喜用重色，画牡丹“莽泼胭脂劳冻手”，并喜用西洋红，“而今用此嫣红，要与山灵争艳”。后来他曾风趣地说：“可惜蒲老过世了，不然我今天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用大红赭色调墨是他的一大新创，“道人作画笔尽秃，冻燕支调墨一斛”，以墨与色相结合，打破了中国画的传统格局，而又极寓现代感。水墨、墨分五色，本来就是中国画的精华所在。吴昌硕打破墨与色之界限，另拓新境，同时他用墨重到极点，浑厚到极点，“平生一贫无所累，累在使墨如泥沙”，却又转换出墨中的色彩“通感”——“墨痕深处是深红”，这是一种极高之意识。所以其笔墨才能“笔铸生铁墨寒雨，活泼泼地饶精神”，臻于化境。用墨的重拙浑厚，关乎画家的气质、学养、性格等的综合，是生命流透出之信息，是人寿的秘传。像吴昌硕用墨用笔如此古意盎然，生机蓬勃，在画史上确实是前无古人的。

五

吴昌硕在中国画史上的地位是世有定评的，其影响之深远久负国际声誉而卓著于现代画坛。在近代鸦片战争以降，上海画坛形成了著名的“海上派”，而任伯年被称为“前海派”之领袖，吴昌硕则被称为“后海派”之领袖。在海派画家中，虚谷、任伯年、吴昌硕堪称“海上三杰”，而任吴先后又各领风骚。诚然，任吴有相当多而大的不同，但我们不宜简单地将他们加以对立起来，而忽视了其艺术发展过程中内在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吴昌硕的画风是对任伯年的一种必然的补充和继续（参看拙文《任伯年艺术论》）。吴昌硕的画扎根于传统深处，以一种“直探造化

根”的精神，度越了宋元晋唐，直入先秦，在文人画之外，更从猎碣文字中去开拓新机。而且他也感受着时代潮流的新风。正如“海上派”画家从不具有保守性一样，吴昌硕也是艺坛探索的勇士。以其艺术家的敏感，吴昌硕早在 1913 年为英国人史德若出版中国名画所作序文中即说：“现当世界大同，将见中西治术，合而为一，共臻三代文明之治。美术文艺之进化，不过起点焉耳。”（据手稿）他这种“与古为徒”的精神，颇切合二十世纪的艺术潮流，以探古为革新，他并认为“好古之心，中外一致”。他的艺术特别在日本影响深远，尤其是他的篆刻，东瀛奉为“印圣”（与古代的书圣王羲之、画圣吴道子、诗圣杜甫可以相提并论），这是极为崇高的评价。他的篆刻书法，经过日下部鸣鹤、河井荃庐、长尾雨山等的亲交而深刻作用于日本当代书坛，其画更得到日本艺坛内外广泛的称颂。他的好古与其所生活其中的遽变的时代并无矛盾对立，在思想政治上他并非“遗老”，而在艺术上更无“遗老”可言，片断地寻章摘句可能离事实更远。在艺术上，他的开创性，即以其大写意花卉而言也较“扬州八怪”更具生意，而齐白石、黄宾虹等现代巨匠就其实力和影响似也有所不逮。吴昌硕的巨大意义在于真正触发了中国画传统的潜力，呼唤着新的开拓精神，并将其不断变为现实。他以磅礴的气势加快了中国画趋前的节奏，并很快汇成冲决的巨流，经由齐白石、陈师曾、王一亭、潘天寿、王个簃、刘海粟、朱屺瞻等名家巨宿的共同开拓探求使现代中国画特别是大写意画真正深入人心，喜闻乐见。诚如白龙山人王震《题吴昌硕石鼓联》所云：“猎碣参以瑯玡碑，笔力飞动蟠虬螭，秦汉而下数百辈，缶翁气概谁侔之?”吴昌硕的艺术对其自身而言并非及身而止，但从他的时代来看，却是难以逾越的高峰。他的雄健浑古的风格，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画所能达到的笔墨境界，深刻地展露着民族精神和时代气息。特别是他“六十九岁壬子以字行”以后的作品，更是老树着花，烂熳天成而无颓唐气象。他的画风中刚而能柔，老而滋嫩，苍而含润，古而生秀，总给人以哲学境界的回味。他的成功，引发了中国画史上长寿高龄画家群体的出现，为南宗书画多寿论作了实证。中国画是长寿的艺术似是不言而喻的，这种归真返璞，从本来意义上表明了中国画就是生命的一部分，是生命的一种形式和见证。他的“雄甲辰”，可谓促天地于一瞬，挫宇宙于笔端，气魄千古。他的艺术即其人，犹如一位饱看沧桑的老人，回眸俯笑着人间，他站在高峰之上，渐渐地融汇到中国画史的群峰之间。

一九九二年九月廿六日壬申秋吉桂花开候写毕于沪上寓斋丁羲元

图　版

图版目录

113. 墨荷
114. 岁朝图
115. 枇杷
116. 白莲
117. 枇杷
118. 四友图
119. 千年桃实图
120. 黄花立石图
121. 牡丹顽石图
122. 茶花图
123. 墨兰
124. 松梅
125. 桃实图
126. 荷花
127. 牡丹芭蕉
128. 寿桃
129. 三不朽图
130. 神仙眉寿
131. 菊花
132. 秋菊立石图
133. 墨梅
134. 秋菊顽石
135. 墨笔山水
136. 冷露无声
137. 根洁叶香
138. 杞菊延年
139. 天竹水仙
140. 桃
141. 菊石图
142. 老少年
143. 双株牡丹
144. 得仙桃花
145. 梅
146. 墨梅
147. 松石图
148. 通景藤萝
149. 桃实图
150. 花卉
151. 菊石图
152. 布袋和尚像
153. 红梅图
154. 紫藤图
155. 真龙
156. 冷艳
157. 珠光
158. 岁朝清供图
159. 曹富贵石敢当
160. 兰石图
161. 明珠滴香
162. 草书遗意
163. 墨竹
164. 芦桔夏熟图
165. 菊石
166. 树石竹篁图
167. 秋实图
168. 修竹立石图
169. 花卉
170. 兰桂顽石图
171. 红梅图
172. 老僧
173. 芍药
174. 牡丹立石图

175. 眉寿图

176. 苍松图

177. 牡丹水仙

178. 松石

179. 老藤飘香

180. 红梅

181. 墨竹

182. 寿相仙风

183. 菊花

184. 菊花

185. 青藤

186. 端阳清赏

187. 菊石雁来红

188. 金凤花

189. 菊蟹图

190. 富贵花开早

191. 墨笔古松



1

红梅图

1879年　绢　172.6×95.2公分

南京博物院藏



2

双松图

年代不详　纸　66.4×29.8公分

南京博物院藏



3

菊花　1884年　纸　52×44.8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慶梅老兄屬 吳俊畫
時丙戌七月



4

荷花

1886年　纸　47.7×34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5

松竹

年代不详　纸　140.5×37.5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6

红荷

年代不详

149×40 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7

天竹水仙

年代不详　纸　130.7×65 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湘江筠笼老出筍
墨池水氣蒸成菌
吴侯畫沵脱畦畛
能事不為尺幅窘
萬壑落盡白日長
登般且喜埜蔬香
中朝大官飽食肉
焉知此味思還鄉
夢衡題



吳君畫筍不畫竹紙上居然
春筍肥昔者東坡隨手嚼不得
今覺饞涎一尺長
夢衡先生正句
丁亥六月六日 [illegible]





孟夏雷雨震聲響出山谷山中草木長櫻筍一時熟故人天樓清服養遺鷄
來蔚蒸塵四八遠寄林中玉白若象函瑩瑕過猫頭縮頸匡上六香腴題字墨猶
濕墻頭說異香竈下誇眼福況當病肺來不箸頗宜粥何者為禪樓
何者蔚理軸撑腸而柱腹一飽無遺欲消消琴川流懽懽虞山竹嵇阮今誰
何感子懷此獨報以水墨圖又補煙雲幅松菌儻萌芽新詩猶可續
夢衡先生惠象筍一匡作此奉報來書云松菌尚未覓得
故未均及之 光緒十三年丁亥四月二十四日丙寅 倉碩 吳俊并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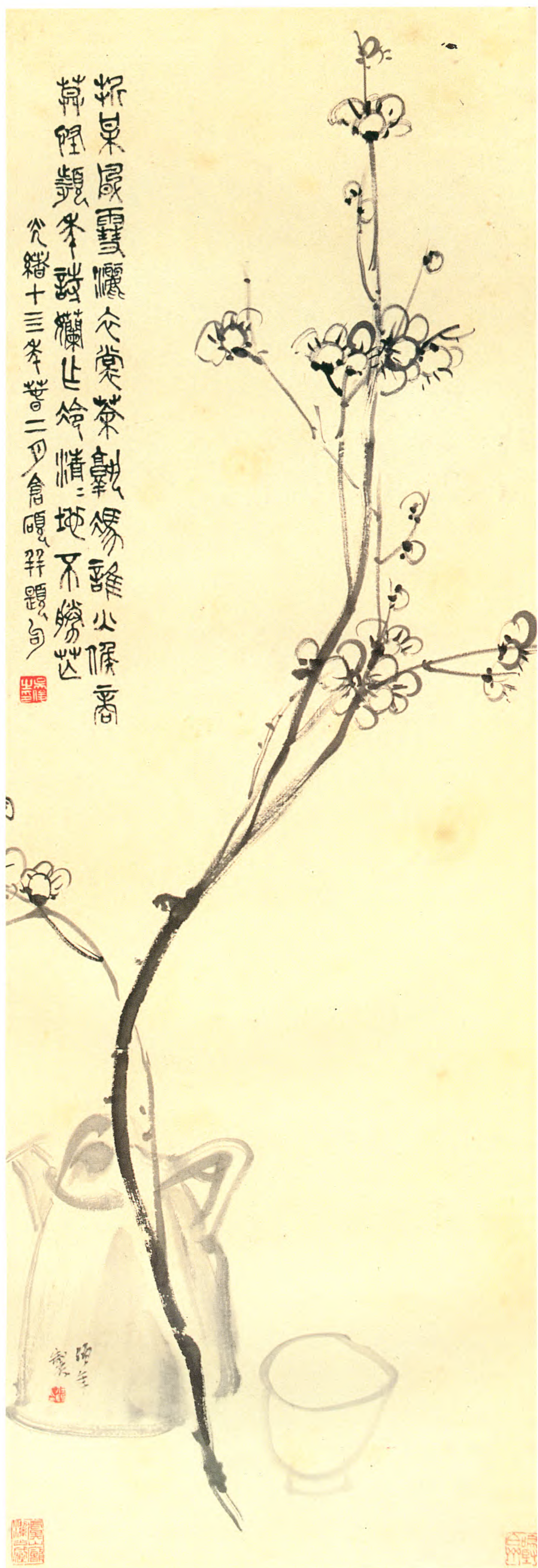


8

笋菇图

1887年 纸 69.5×33公分

南京博物院藏



9

梅枝图

1888年 纸 88.7×29.2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0

天竹水仙图

年代不详　纸　133.5×65.8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1

红梅顽石图

年代不详　纸　116.4×40.2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2

玄珠

年代不详　纸　138.7×33.3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3

墨荷

年代不详 纸 122×39.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4

墨竹

年代不详 纸 179.4×18.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5

错落珊瑚枝

年代不详　纸　141.2×62.4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6

幽兰

年代不详　纸　179.4×18.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7

富贵花香

年代不详　纸　122×39.5 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8

菊石图

1890年 纸 94×36公分

故宫博物院藏



19

葡萄葫芦

年代不详 纸 175.2×47.6公分

故宫博物院藏



20

牡丹水仙

年代不详　纸　168×46.8公分

故宫博物院藏



21

葫芦

年代不详 纸 168.5×46.8公分

故宫博物院藏



22

墨笔枯木

1890年 纸 121.9×33.5公分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23

古松图

年代不详　纸　89×47.5公分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24

墨荷

年代不详　纸　144×40公分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25

墨竹

年代不详　纸　138×33.8公分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26

荷花

年代不详　纸　144×40公分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27

珠光一握

年代不详　纸　88.7×48 公分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去歲八月間吾鄉蛟水為災禾稼盡淹蕪園菊種亦既飄沒野人先生雨中栽菊詩所謂去秋漲入門搶菊登舟航又云籬落得重寄枯根又發萌讀之欣羨淚錄其全詩補空庚寅人日昌碩吴俊記

枯野得春雨芳草青逼河籬落既霑溼可以種黃華八童荷鉏立看著笠蓑筋力誠已衰為勞甚不多細莖倚篠筴翠葉清泥沙蔓然寒秋色頃刻徧貧家琴書從此託吾顧亦有涯去秋漲入門搶菊登舟航離立家人中稚子影比長改土一朝别悲如客去鄉嬌鳥銜林華東風銷天霜籬落得重寄枯根又發萌菀植倘及時不難英含二菀溪閉門户九日借友生倘能免飄轉何必醉壺觴 第二行看字下奪我字 昌碩又記



28

菊花

1890年 纸 127.5×50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29

听松图　1892年　纸　19.5×26.4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30

雪景山水

1892年 纸 126×5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31

松石图

1895年　纸　133×64.7 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32

顽石图

1895年　纸　70×39.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33

桃石图

1896年 纸 102×41.8公分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



34

天竹图

年代不详　纸　153×43.5公分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



35

菊石图

年代不详　纸　89.8×34.5公分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



红荷图

年代不详　纸　95.5×59.5 公分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





37

菊花山果图

年代不详　纸　99.5×36.2公分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



38

梅石图

年代不详　纸　181×34.5公分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



39

幽兰图

年代不详　纸　136×32.8公分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



40

竹石图　年代不详　纸　33.5×48.5公分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



41

牡丹图

年代不详 纸 69.2×40.2公分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



42

铁骨赪梅图

1896年 纸 249.5×60.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43

菊花

1897 纸 96×45.6 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44

幽兰顽石图

1897年 纸 126.2×33.3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45

富贵神仙图

1899年　纸　134.5×66.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46

红梅图

1899年 纸 179×49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47

桃花

1899年 纸 129.5×35.7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48

拟李复堂笔意

1899年 纸 179.4×18.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49

拟李复堂笔意

1899年　纸　179.4×18.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50

荷花图

1900年 纸 147.5×78.5公分

南京博物院藏



51

菊花

1903年　纸　163.2×47.3公分

故宫博物院藏



52

红荷图

1903年　纸　121×66.4公分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



53

菊花

1903年 纸 166×47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54

紫藤图

1903年　纸　132.8×59.6公分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



55

大富贵亦寿考 1904年 纸 99×47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56

红蓼墨荷

1905年 纸 163.4×47.5公分

故宫博物院藏





57

茗具梅花图

1906年 纸 117.5×34.3公分

南京博物院藏





58

紫藤

1906年　纸　89×47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59

墨梅

1906年 纸 98×52.5公分

吉林艺术学院藏



60

桃花

1906年 纸 115×31公分

吉林艺术学院藏



61

兰桂清赏

1906年　纸　114.5×63.8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62

墨兰

1907年 纸 136.2×52.8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63

菊花

1907年 纸

苏州博物馆藏



64

佛手石榴图　1908年　纸　138×67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65

天竹水仙图

1908年　纸　135.5×67 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66

山厨清品

1909年 纸 176×47.7公分

故宫博物院藏



67

岁华年年

1909年　纸　174.8×47.5公分

故宫博物院藏



68

竹石梅

1909年　纸　126.5×40.7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69

天竹

1909年 纸 57.3×24.8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70

东篱菊香

1909年 纸 102.3×48 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71

翘首红梅

1909年 纸 122×39.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72

荷花鸳鸯图

1910年　纸　133×67.3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73

篮菊图 1910年 纸 141.8×76.3公分

南京博物院藏



74

梅花

1910年 纸 104×34.1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75

三友图　　1910 年　　纸　　134×67 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76

玉兰

1912年 纸 111.7×32.8公分

故宫博物院藏



77

墨竹 1912年 纸 109×70.5公分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78

玉兰

1912年　纸　134.8×33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79

艳色天下重

1913年　纸　167×80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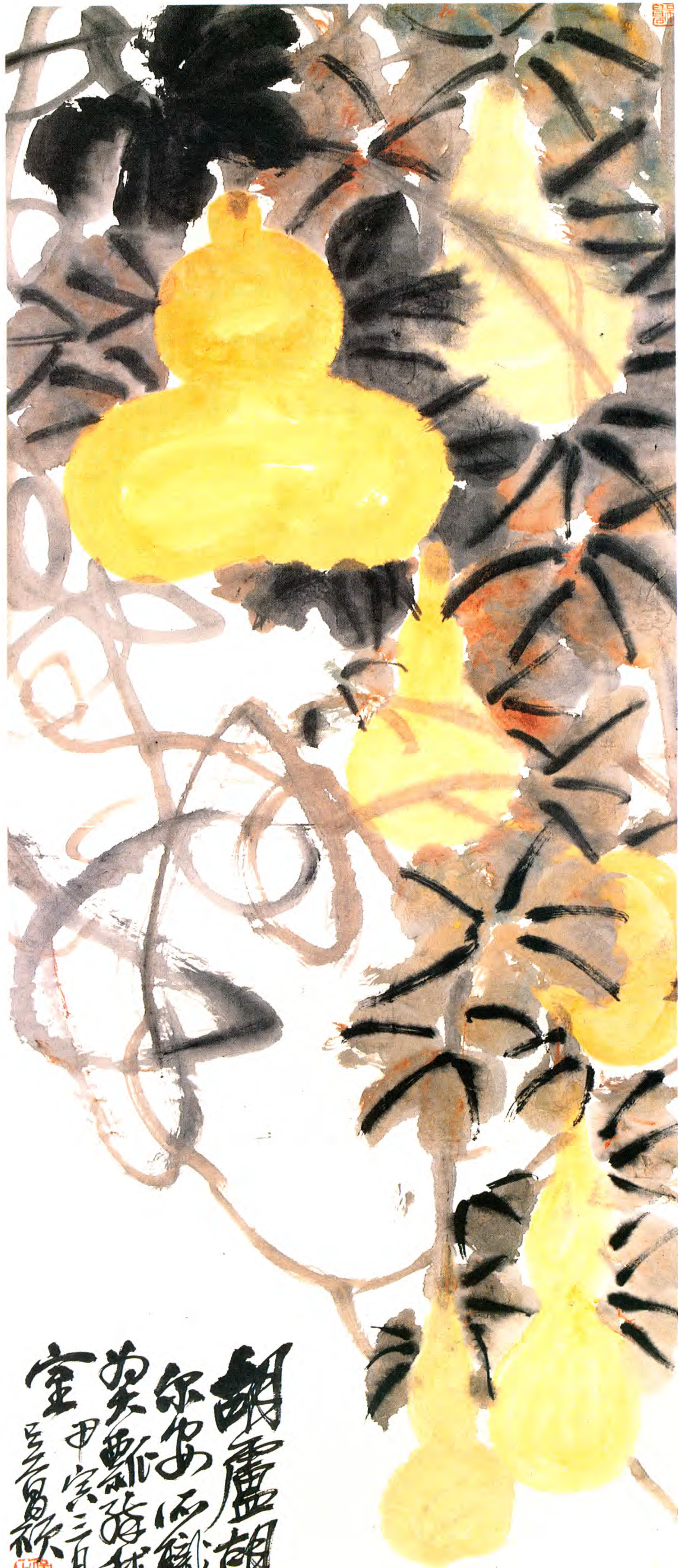


80

泼墨荷花

1913年　纸　138.7×34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81

葫芦图

1914年　纸　100×40 公分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



82

玉兰图

1914年　纸　134.5×32.7公分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



83

荷花

1914年 纸 151×40.5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84

十八罗汉卷(局部之一)　1914 年　绫本　26×392 公分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85

十八罗汉卷(局部之二)





十八罗汉卷(局部之三)





87

十八罗汉卷(局部之四)







十八罗汉卷(局部之五)





















十八罗汉卷(局部之六)

吾鄉閻趙河行宮藏有
劉文清公墉所書
御製十八羅漢贊恨不得見
昨者友人諸大兄自京師南
來出觀所攝影片吾
敬謹誦之贊曰 應真元
林間宴息或具威儀或露
肘瞻龍如奉冊童子善依
孰凡孰聖分疏則那異類
中行如是盡止乘不博乘
不浣水五體三髮氣同字番
飛動游戲 大圓鏡中 下署



90

荣华富贵图

1914年 纸 96×44.8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91

牡丹水仙　1914年　纸　154.3×84 公分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92

茶花图

1914年　纸　157.5×40.3公分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



93

牡丹

1915年 纸 137.2×67.5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94

菊 石 1915年 纸 144.5×79.2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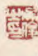


95

浅绛松石

1915年 纸 66.6×47公分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96

枇杷图

1915年　纸　113×49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97

东篱秋菊图

1915年　纸　114.5×63.8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菊石图

1915年　纸　105.3×49公分

故宫博物院藏



99

岁朝清供图

1915年　纸　151.8×80.7公分

故宫博物院藏



100

苍石图

1916年 纸 135×33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101

枇杷

1916年　纸　158.2×83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102

玉蔬金菜图

1916年　纸　106×41.6公分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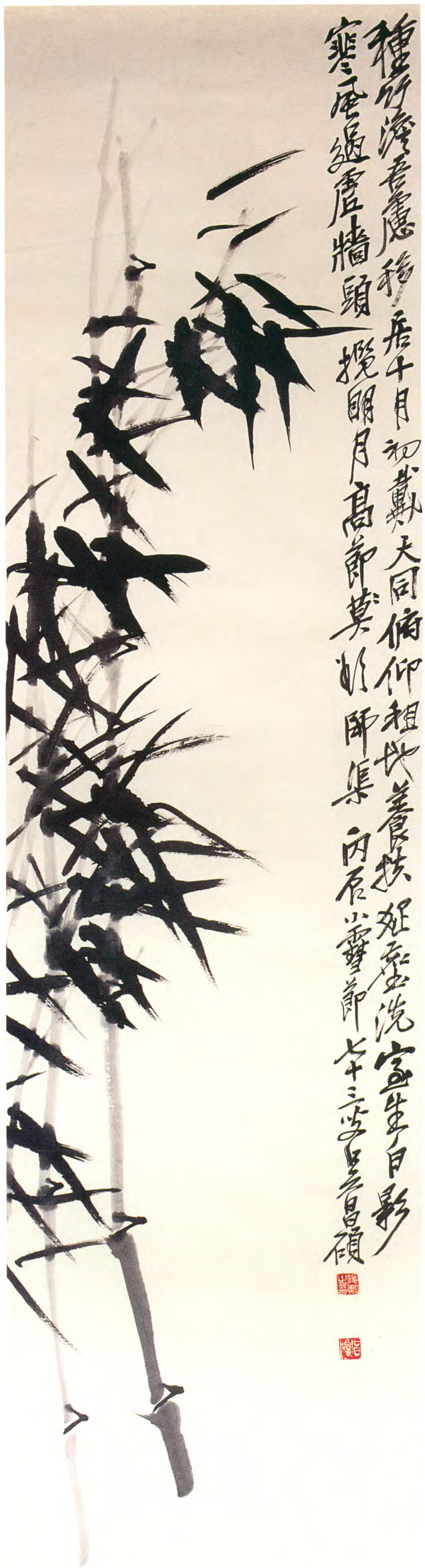


103

梅花

1916年 纸 179.6×96.2公分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104

竹

1916年 纸 132.5×33 公分

徐悲鸿纪念馆藏



105

荷　花　　年代不详　　纸　　33×43 公分

徐悲鸿纪念馆藏



106

枇　杷　　年代不详　　纸　　35×43 公分

徐悲鸿纪念馆藏



107

葡萄图　年代不详　纸　33×43 公分

徐悲鸿纪念馆藏



108

花卉

1916年　纸　137.5×42.5公分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109

桃花

1916年　纸　152×40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10

牡丹

1916年 纸 149×40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11

天竹顽石

1916年　121×40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12

国色天香

1916年　纸　121×40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13

墨荷

1916年 纸 121×40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14

岁朝图

1917年　纸　167.5×80.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15

枇杷

1917年 纸 153×41.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16

白莲

1917年　纸　180.7×48公分

故宫博物院藏



117

枇杷 1917年 纸 138.7×82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18

四友图 1917年 纸 149.2×78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19

千年桃实图

1917年 纸 153×41.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20

黄花立石图

1917年　纸　153×41.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21

牡丹顽石图

1917年 纸 153×41.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22

茶花图

1917年 纸 102.4×47公分

南京博物院藏



123

墨兰 1917年 纸 137.5×32.8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124

松梅

1917年 纸 135.6×67.8公分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桃实图

1918年　纸　151.6×81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26

荷花

1918年 纸 150×81 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27

牡丹芭蕉

1918年　纸　137.5×68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128

寿桃

1918年 纸 138.8×67.9公分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129

三不朽图

1918年　纸　106.5×38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30

神仙眉寿

1918年　纸　125.5×52.4公分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131

菊花

1918年　纸　114×50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132

秋菊立石图

1918年 纸 152×82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33

墨梅

1918年　纸　138×57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34

秋菊顽石

1918年　纸　137.5×68.3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35

墨笔山水　1918年　纸　110×39.8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136

冷露无声

1918年　纸　140×34.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37

根洁叶香

1918年　纸　149×39.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38

杞菊延年

1919年　纸　133.5×55.1公分

苏州博物馆藏







139

天竹水仙

1919年　纸　104.5×51.5 公分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140

桃

1919年　纸　133×50公分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141

菊石图

1919 年　纸　149×41 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42

老少年

1919年　纸　109×50公分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143

双株牡丹

1919年　纸　107.7×48.1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44

得仙桃花

1920年　纸　104.5×50.6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45

梅

1920年　纸　142.5×32.2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46

墨梅

1920年 纸 142.2×69.5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147

松石图

1920年　纸　137.5×66.5公分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



148

通景藤萝　1920年　纸　149.2×158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49

桃实图

1920年　纸　119.4×53.6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50

花卉

1920年　纸　151×40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菊石图

1920年　纸　149×81公分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152

布袋和尚像　1920年　纸　124.1×45.6公分

南京博物院藏



153

红梅图

1920年 纸 124×53 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54

紫藤图　1920年　纸　119.7×29.5公分

故宫博物院藏



155

真龙

1920年 纸 173.2×42.3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56

冷艳

1921年 纸 133×57.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57

珠光

1921年 纸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158

岁朝清供图

1921年 纸 137×67 公分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



159

曹富贵石敢当　1921年　纸　179×48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60

兰石图

1921年　纸　137.5×33.1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61

明珠滴香

1921年　纸　137.3×45.2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62

草书遗意　1921年　纸　105×5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63

墨竹

1922年　纸　137×33.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盧橘夏熟 壬戌六月吳昌碩 時年七十有九







164

芦桔夏熟图

1922年 纸 106×53公分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



165

菊石

1922年　纸　173.8×47公分

故宫博物院藏



166

树石竹篁图

1922年 纸 139×34.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67

秋实图

1922年　纸　136×33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68

修竹立石图

1922年　纸　161.4×42.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69

花卉 1922年 纸

吉林省博物馆藏



170

兰桂顽石图

1922年　纸　137×33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71

红梅图

1923年　纸　137×34公分

故宫博物院藏



172

老僧

1923年 纸

苏州博物馆藏



173

芍药

1923年 纸 121×36公分

吉林艺术学院藏



174

牡丹立石图

1923年　纸　119.2×48.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75

眉寿图

1923年　纸　149×37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76

苍松图

1923年　纸　135×47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77

牡丹水仙　1923年　纸　137.5×67.7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178

松 石

1923年 纸 108×52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179

老藤飘香

1924年　纸　132×39.5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80

红梅

1924年 纸 154.4×83.9公分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181

墨竹

1924年 纸 137×34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182

寿相仙风

1924年　纸　130.8×30.6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83

菊花

1925年　纸　152×43.7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184

菊花

1925年　纸　63.3×29.2公分

吉林省博物馆藏



185

青藤

1926年 纸 114×33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86

端阳清赏 1926年 纸 132×40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87

菊石雁来红

1926年 纸 151×40.5公分

故宫博物院藏



188

金凤花　1927年　纸　39×49公分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



菊蟹图　1927年　纸　101.8×50.8公分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藏



190

富贵花开早

1927年　纸　148.2×79.4公分

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藏



191

墨笔古松

1927 年　纸　133.7×33 公分

天津艺术博物馆藏

印　章



仓硕



吴俊



俊卿



俊卿之印



吴俊之印



吴俊卿



大聋



安吉



苦铁



苦铁不朽



一月安东令



吴俊卿印

吴昌硕年表

丁羲元

1844年　甲辰　1岁

(农历)八月初一日(9月12日)亥时吴昌硕诞生于浙江省安吉县鄣吴村(一说诞生于安城,离鄣吴村20多公里)。吴昌硕名俊、俊卿,初字芗圃、香补、小名乡阿姐,更字昌硕,又署苍石、昌石、仓硕、仓石,(69岁后以字行,为昌硕),别号缶庐、老缶、缶道人、苦铁、破荷亭长、芜青亭长、五湖印丐、无须老人、无须吴、大聋、聋道人等,室号红木瓜馆、朴巢、齐云馆、削觚庐、禅甓轩、去驻随缘室等。父辛甲24岁,为举人,兼擅金石篆刻。

1860年　庚申　17岁

太平军第一次进军浙江,必经鄣吴村,而与清军及地方民团反复交战。吴昌硕避兵逃亡石苍坞,转遁于浙皖山间,或短工打杂,时食野草山果度日,前后历5年。有《庚辛纪事》诗追忆。

1862年　壬戌　19岁

春三月元配章氏夫人于乱中病殁,立秋日,母万氏病逝。

1864年　甲子　21岁

中秋日随父返回鄣吴村,相依为活,且耕且读,全家9口经乱后仅存父子二人。

1865年　乙丑　22岁

父辛甲继娶安吉晓墅之杨氏夫人,举家迁居安城镇中,(安城古名桃州)吴昌硕名书斋为"朴巢",前有园名"芜园",其刻印处名"篆云楼"。是年秋应试,补考安吉县庚申科秀才。

1866年　丙寅　23岁

始从同里施旭臣(浴升)学诗法兼书法金石学。

1868年　戊辰　25岁

2月18日父辛甲病逝于安城,年48岁。

1870年　庚午　27岁

回安城攻读,课邻人子弟。手自集拓第一部印谱《朴巢印存》,钤印百零三方,线装二册,由施旭臣作序。

1872年　壬申　29岁

吴昌硕在安城娶施氏夫人,名酒,字季仙,浙江归安县菱湖镇人,时25岁,颇善助家计,亦擅篆刻。

是年随金杰(俯将)游苏州,至上海,结识高邕之等书画名流。秋赴杭州诂经精舍受业于俞樾(曲园)门下,习小学辞章。

1873年　癸酉　30岁

长子育出生,字半仓,乳名福儿。又与吴滔(伯滔)订交。

1874年　甲戌　31岁

秋因施旭臣之介在嘉兴杜筱舫之曼陀罗馆得识金铁老(树本),从其学古器识别诸法。铁老劝昌硕"学游还学诗,谓不知诗负游屐"。是年春手自集拓《苍石斋篆印》于芜园。

1875年　乙亥　32岁

手抄《红木瓜馆初草》诗集,凡五十六题六十五首,由六泉山人朱正初所评。

1876年　丙子　33岁

在湖州,次子涵出生,字子茹,号臧龛,乳名壶儿。

1877年　丁丑　34岁

集拓《齐云馆印谱》,取唐人"湖州安吉县,门与白云齐"之义。

1878年　戊寅　35岁

回芜园。是年河南山西大饥,春有《登楼》诗"海内奇荒悲铁泪"之语。

1879年　己卯　36岁

春赴苕上(吴兴)金杰寓。手编集拓《篆云轩印存》,携往杭州乞教俞曲园。是年作有七言长古《刻印》诗。

晚秋因友人得任伯年《竹鸡图轴》,款为"苍石仁兄大人雅属即希教正,己卯晚秋吉日,古越任颐伯年甫写"。又任伯年是年绘《双

龟图》紫砂壶，此壶后赠吴昌硕珍藏。

1880年　庚辰　37岁

在苏州寄寓吴云(平斋)之两罍轩以《篆云轩印存》求正，吴云略为删削，更名《削觚庐印存》。与杨岘(见山，号藐翁)订交。秋赴京口，10月返苏州，会金铁老，有《坐雨和铁老》诸作。

1881年　辛巳　38岁

春赴嘉兴，泛舟南湖。返故里，有《辛巳纪事》诸作，秋《别芜园》，赴苏州，仍寓两罍轩。集拓《铁函山馆印存》。

1882年　壬午　39岁

春携家眷迁居苏州，住西亩巷四间楼。友人荐作佐贰小吏(县丞)，以赡家计。4月9日金俯将赠古缶，珍爱异甚，遂名庐为“缶庐”，亦以为号。与虞山沈石友(名汝瑾)订交。是年手抄《元盖寓庐偶存》诗集一种。

1883年　癸未　40岁

春奉檄航海北行津沽(晋升直隶州知州)，3月在上海候轮期间，因高邕之绍介，与任伯年订交，并于颐颐草堂为作《芜青亭长四十岁小像》，后杨岘为吴昌硕题记。在沪又为张熊(子祥)刻印，有“病后握管，殊嫌腕弱”语。在析津(今北京大兴县)识杨香吟。返回上海，与虚谷、任阜长等订交。在苏州由潘瘦羊之介，结交大收藏家潘郑庵(名祖荫，字伯寅)。吴云(平斋)卒，年七十三。

1884年　甲申　41岁

杨岘为题《削觚庐印存》(四卷)诗跋。得“元康三年砖”，因有“万年相禅”语，刻“禅甓轩”印，并以为室号。

9月在苏州遇老友高邕之，别后12年，为刻“狂心未歇”印。

1885年　乙酉　42岁

与林海如(福昌)同在吴云故居设馆。作《怀人诗》十七首。游邓尉、嘉定等地。

1886年　丙戌　43岁

三子迈(字东迈，乳名苏儿)生于苏州。吴昌硕见胡公寿谈画，公寿谓“君之嗜画似乎太迟”，任伯年、杨岘在座共论。

秋作《存没口号十二首》(即《十二友诗》)。11月赴上海，任伯年写作《饥看天图》(“仓硕先生吟坛行看子”)，杨岘题诗。又为吴昌硕作《归田图》，吴“戏题”诗一首。为任伯年刻“画奴”印并诗跋。

是年，任伯年为高邕之作《书丐图》肖像，吴昌硕戏题长诗七古一首，后由虚谷题于画幅中。

春，张熊卒，年84。冬，胡公寿卒，年64。

1887年　丁亥　44岁

6月赴沪，任伯年效罗聘体为吴昌硕写《棕荫纳凉图》肖像，题为“罗两峰为金冬心画《午睡图》，饶有古趣，余曾手临数过，今为仓石老友再拟其意。”杨岘为题长诗。8月28日施氏夫人40岁初度，作诗“赠内”。9月任伯年作《菊花图》赠吴昌硕，“时同客黄歇浦上”。初冬移居上海，觅屋于吴淞。是年为任伯年治印三方。又拟石涛笔意作山水一幅。手抄诗集《元盖寓庐偶存》(增删本)一种。

1888年　戊子　45岁

春2月，昌硕写墨梅，任伯年为补茗壶。4月杨岘70寿，画蟠桃大幛为贺。

夏与蒲作英同往上海西郊看红荷归大风雨。是年长子吴育卒，年16，施旭臣作《吴童子哀辞》。

8月女儿丹姮生，字次蟾。

秋任伯年为作《酸寒尉图》肖像，吴昌硕自题长诗。此图作于上海，时吴昌硕移居沪上后，过从甚密，日日去任伯年家相谈画理。又，秋日任伯年再为吴昌硕作《蕉荫纳凉图》肖像，吴自题长诗。吴为任刻“山阴道上行者”印。

1889年　己丑　46岁

寒食节，作《己丑寒食》诗哭育儿。李嘉福拓古缶，任伯年为补牡丹图以赠，吴昌硕于寒食日自书石鼓文《缶庐诗》。暮春吴为任伯年刻“任和尚”印并题诗跋。任为作《蔬筝图》谢赠。

是年谭复堂、施浴升为《缶庐集》作序。是年作画有《白菊图》(缶道人拟张孟皋用笔)，《牡丹水仙图》(三友)，题为“拟陈道复”，实为临任伯年牡丹图。《缶庐印存》初集刊行。

1890年　庚寅　47岁

正月十七日参加上海徐园雅集，纪念倪云林。是年，始识吴大澂，为刻“悫斋鉴藏书画印”。施旭臣卒于北京。潘瘦羊卒。徐三庚卒。

1891年　辛卯　48岁

3月日本著名书家日下部鸣鹤来沪苏访问，与昌硕订交，为求篆印。

端午节在苏州任伯年为昌硕之子吴东迈写

《苏儿小像》，吴为题五言长古诗。
是年春，任伯年为吴昌硕画《墨笔荷花图》（“昌硕老友一笑”）、《破荷图》、《雪中菊雀图册》等。吴常去任家谈画理，任伯年示昌硕作画“不妨以篆籀写花，草书作干，变化贯通，不难其奥诀也”。

1892年　壬辰　49岁
在上海，摘记生平事迹交游之随笔，积为一集（《石交集》）译复堂作序。
为任伯年珍藏之“宝鼎砖砚”刻铭。又集拓所藏砖砚10余方为四屏寄赠施石墨（名为，施夫人之弟）。
作有《芜园图》、《兰花图》、《山水图册（八帧）》。

1893年　癸巳　50岁
春2月，《缶庐诗》四卷，并《缶庐别存》（题画诗、砚铭、石鼓联等）梓行。
8月朔作《菊花图》横披并诗自寿。是年并作有《冷香图》、《露气》（仿八大山人荷花）、《牡丹》等图。
冬客行皖江，并于“长江轮舶中”索凌瑕为《山水图册八帧》题诗。
任阜长于7月朔卒于苏州，年59。又吴友如卒于上海。

1894年　甲午　51岁
春2月在京师以诗及印谱赠翁同龢，评为“似不俗”。
8月因中日战争，应邀入吴大澂幕府赴榆关御敌。在山海关作《乱石山松图》，又作诗《芦台秋望》、《榆关杂诗和悫斋先生》。是年与蒲华合作《岁寒交图》（梅竹）。

1895年　乙未　52岁
2月家书催促，因继母杨氏病重，乞假南归，“奉母寓海上”。
4月作有墨笔《独松关图》，云：“吾邑独松关有此高旷之气，人谓昌硕拟雪个则失之矣。”
夏任伯年为作《山海关从军图》、《棕荫忆旧图》小像二帧（已佚）。
11月4日任伯年病逝，年56。吴昌硕“客吴下迟鸿轩，闻伯年老友先生物故，诗以哭之”，成七律挽诗一首：“海上微官等匏系，日穷画理逐先生。武梁祠古增游历，金石声高出性情。脱剑今朝惭季子，读山何地起长蘅。（曾为画芜园第二图），风流已矣应蜷舌，涕泗阑干对月明。”（按《芜园第二图》即《山海关从军图》）。又赴沪为任伯年奔丧，作挽联云：“画笔千秋名，汉石随泥同不朽，临风百回哭，水痕墨气失知音。”11月13日顾沄（若波）在苏州卒，年62。又吴伯滔卒。

1896年　丙申　53岁
在苏州。丙申花朝作《苍石图》（按，此图盖取意于安吉独松关上之“猫儿石”）。又作《松石图》、《野梅修竹古防风图》，孟秋作《墨猫图》（仿任伯年）。10月客古长洲作大幅《墨荷图》，又题诗《荷花赠井南》，（井南，周作熔，号陶斋，为苏州大令。）刻印有“破荷亭长”、“破荷”等。
是年，杨岘（藐翁）卒，年78。虚谷卒，于上海关庙，年73。

1897年　丁酉　54岁
在苏州。2月赴常熟虞山访寺院，僧桂岑出示管仲姬双钩兰花卷，因仿作《双钩丛兰图》，张鸣珂、沈石友等题诗。
秋日本诗人山田寒山访问中国，在苏州吴昌硕题诗，又为题墨竹图。

1898年　戊戌　55岁
在苏州。闰三月访荆溪国山《禅国山碑》，作长歌寄怀。作《蔬果图》，拟玉几山人（陈撰）小品。冬作《寒香图》，写芜图古梅。是年春日本河井仙郎致函吴昌硕求教，备叙仰慕之情，昌硕复信寄赠印存。

1899年　己亥　56岁
在苏州。11月因同里丁葆元（兰荪）保举受任安东县令（江苏涟水县），到任1月即辞去，刻“弃官先彭泽令50日”（款云：“官田种秫不足求，归来三径松菊秋，我早有语谢督邮。”）又“安东一月令”二印。

1900年　庚子　57岁
暮春复游淮城，过访任小农参军，姚侃翁招饮远香草堂，各出所藏书画相品定。
作《芦花如雪吹寒潮图》。又作《天竹图》。秋，俞曲园为《缶庐诗》作序。12月2日俞曲园80寿辰作长古、贺联祝寿。
是年，日本河井仙郎（荃庐）偕文求堂主田中庆太郎来上海，由罗振玉、汪康年绍介，拜师昌硕门下。河井仙郎时30岁。
《缶庐印存》二集编成。腊月由沪返苏，作《岁朝清供图》。

1901年　辛丑　58岁
在苏州。曾游南京，有《石头城望江》等诗。
谭复堂卒，年70。

1902年　壬寅　59岁

在苏州。曾赴析津，友人林衡甫、洪鹭汀设酒作诗纪之。有《赠内》诗，以“平居数长物，夫婿是诗人”自适。

是年春写《红梅图》。10月于青李来禽之馆作《梅花蒲石图》，后蒲华题句。

因吴大澂卒，年68，昌硕由析津归。

1903年　癸卯　60岁

8月朔，作双桃自祝60寿辰。

日本长尾雨山（名甲，字子生，号雨山，又号石隐）应商务印书馆之聘来沪任编译，由松崎鹤雄介绍与吴昌硕订交。

3月在沪，作《梅花月影图》（梅谿诗），又客严小舫（信厚）小长芦馆。是年又作《灯梅图》、《洋种牡丹图》。

11月继母杨氏卒於安吉，年77，回乡奔丧。

1904年　甲辰　61岁

刻“雄甲辰”朱文印。作《花卉图卷》，临八大山人《瓶桔图》，又题八大山人《山水花鸟册》。12月14日移居苏州桂和坊19号，名其斋为“癖斯堂”。

是年夏，丁仁（辅之）、吴隐（石潜）、叶品三、王福庵四位在杭州发起创立西泠印社，倡导研究金石篆刻。

赵起（字子云，号云壑）30岁来谒，收为弟子。

7月施石墨在苏州病卒。是年翁同龢卒，75岁。

1905年　乙巳　62岁

在苏州。作有《枇杷凤仙》、《芙蕖图》、《花卉四屏轴》、《花果册》（十开）诸图。夏赴沪，作诗赠张鸣珂。又赵石农（古泥）来拜竭，授以篆刻要诀。

是年为顾麟士（鹤逸）作《鹤庐印存序》。

1906年　丙午　63岁

在苏州。作有《杜鹃图》、《重九赏菊图》、《寒灯梅影》、《破荷》诸作。

为闵泳翊（园丁）刻“园丁生于梅洞长于竹洞”印。

俞曲园12月20日卒于杭州，年86。赴杭吊唁。

1907年　丁未　64岁

在苏州。2月沈石友来苏州为撰《仓公事略》。

是年作有《煮茗图》，为张鸣珂作《蔬菜图》。

1908年　戊申　65岁

在苏州。春为丁辅之作诗题《西泠印社图》。作有《绣球图》（赠忍暗察使）、《挑灯读书图》（为沈石友诗戏写图）等。

1909年　己酉　66岁

在苏州。夏4月作有《玉兰柱石图》。在癖斯堂与诸贞壮相识论诗，极为投契，忘年相交。是年为“西泠印社”篆额，又刻“明月前身”印并造像怀念元配章夫人。在上海参加发起上海豫园书画善会成立。夏日赴江西，有《鄱舟中》、《登滕王阁》诸诗。次子涵得赵㧑叔《断万氏争葬地朱判》，题以长古。

1910年　庚戌　67岁

在苏州。元旦展拜先人遗像作诗。夏日，江行与商笙伯赴武汉，作《长江与笙伯共饮》、《江行入鄂境》、《黄鹤楼口号》等诗。7月转赴北京，22日夜过黄河铁桥，诗以纪之。在京客张弁群（查客）家。

日籍朝鲜人水野疏梅（名元直，号疏梅）来沪，由王一亭介绍访吴昌硕，作诗《疏梅赠葫芦》。

是年画有《田园风物图卷》、《吉祥眉寿图》赠季仙夫人。

1911年　辛亥　68岁

春在苏州。初夏游无锡惠山。夏末移居沪上，在吴淞小住，登面海楼。是年作有《玉堂富贵》、《乾坤清气》、《经秋寒叶》、《怪石老梅》四屏轴等作。

蒲华（作英）卒于上海，年80。

1912年　壬子　69岁

在上海。是年以字行，刻“吴昌硕壬子岁以字行”印。作有《荷香果熟》、《岁朝景物》、《梅石图》等。为美国波士顿博物馆题匾“与古为徒”。

1913年　癸丑　70岁

在上海。由王一亭介绍迁居北山西路吉庆里923号，从此定居。重九，西泠印社正式成立（十周年），推为社长。上海书画协会成立，任社长。梅兰芳初来沪公演，由刘山农陪同来访，相见如故。《缶庐印存》初集二集由上海西泠印社石印刊行（每集四册）。是年重订润例。王一亭正式入门下称弟子。

1914年　甲寅　71岁

在上海。9月日本友人白石鹿叟于六三园剪淞楼举办吴昌硕书画篆刻展。10月为撰《六三园记》，勒石园中。冬，商务印书馆编印《吴昌硕先生花卉册》，诸贞壮为撰《缶庐先生小传》。是年作《名园芍药图》、《花果图》（拟张孟皋），《清秋图》、《三清图》等。又题

《竹林小像图》，款云："画中之竹，二十年前（一八九三）伯年先生所作，一亭王君为予画像其中，呼之欲出。一亭，予友也；先生，在师友之间也，道所在而缘亦随之。"

又，长尾雨山归国，作山水、墨梅赠别。5月闵泳翊（兰丏）在沪病卒，年55，与昌硕论交30余年，为治300余石。

1915年　乙卯　72岁

在上海。春游杭州。11月吴石潜辑《苦铁碎金》四册由上海西泠社印行。《缶庐印存》四集刊行。任题襟馆书画会名誉会长。影印十二世从祖峻伯诗集《天目山斋岁编》孤本。是年作有《岁朝清供图》（似张孟皋设色）、《花篮图》（拟张十三峰笔意）、《硕桃图》等精品。

1916年　丙辰　73岁

在上海。2月得十一世从祖翁晋诗集《玄盖副草》孤本，亟付影印。作有《绿梅通景屏图》、《花卉图册》、《西泠印社图》等。题《任薰阜长画佛图》长诗，影刺军阀混战。

1917年　丁巳　74岁

在上海，2月为西泠印社撰联："印岂无源，读书坐风雨晦明，数布衣曾开浙派。社何敢长，识字仅鼎彝瓴甓，一耕夫来自田间"。5月15日施夫人病卒，年70，哀痛逾恒。7月沈石友卒于常熟，年60，为其诗稿作序题诗。是年作有《高风艳色》、《枇杷图》、《栗里高风》、《丹桂图》、《楚骚遗意》、《团圆介寿图》等。冬，北方水灾，及百余县，为写《流民图》并作序题诗，参加募款赈灾。

1918年　戊午　75岁

在上海。2月命子涵、迈扶施夫人灵柩归葬故乡鄣吴村凤麟山麓。8月写《鄣吴村即景图》并题诗付涵家藏。又应商务印书馆之请绘花卉十二帧用为《小说月报》封面。是年作有《玉堂富贵》、《风壑云泉》、《墨梅古雪图》等。

1919年　己未　76岁

在上海。正月重订润格。晚秋山田正平随河井荃庐来沪访吴昌硕。商务印书馆出版《吴昌硕花卉十二帧》。12月张弁群集拓《缶庐印存》八卷，褚德彝作序，王仁拓款钤印。孙隘堪（德谦）、沈寐叟（曾植）为《缶庐集》作序。是年作有《杞菊延年图》、《天香凌波图》、《槛外春风图》、《松石图》（学李晴江）、《花卉四屏图》等。

1920年　庚申　77岁

在上海。是年适逢补考庚申科入泮60年，吴待秋为作《重游泮水图》，自题诗。

八月梅兰芳再来沪公演，由袁寒云引荐再来寓访，作梅花一帧并诗以赠。日本东京文求堂刊行《吴昌硕画谱》，长崎双树图刊行《吴昌硕画帖》。诸乐三年二十一，列为门弟子。是年作有《荔枝图》、《大石葡萄图》、《丹霞图》等。

1921年　辛酉　78岁

在上海。2月11日率子涵、迈赴杭州参加西泠印社雅集。与西泠同仁奔走募款八千元将重要文物《汉三老讳字忌日碑》从日商处赎回，建石室永世保存。日本雕塑家朝仓文夫范铸吴昌硕铜像以赠，转送西泠印社，于"闲泉"上，凿石龛曰："缶龛"庋藏。秋，荀慧生来沪献艺，由刘山农引荐，请益绘事。又，3月于六三园同饮，王一亭为山本竟山画行看子，昌硕为题诗。日本大阪高岛屋举办第一回吴昌硕书画展，出版《缶翁墨戏》。

是年作有《瑶池仙果图》、《古木幽亭图卷》、《葫芦图》、《美意延年图》等。高邕之卒，年72。

1922年　壬戌　79岁

在上海。3月18日赴杭州，西泠诸友置酒为祝寿，诸贞壮作文赋诗以纪事。夏，丁辅之编《缶庐近墨》一集，沈寐叟题耑，由上海西泠印社珂罗版印行。是年作《寿石硕果图》等。沈寐叟（曾植）卒，诗以哭之。

1923年　癸亥　80岁

在上海。春游浙江塘栖超山，喜见宋梅一株，为写照并篆联。5月丁辅之续编《缶庐近墨》第二集，上海西泠印社刊行。8月朔为祝寿80寿辰，借华商别墅庆贺。王个簃（名贤，字启之）来谒拜，以所作篆刻请益。夜京剧会演，荀慧生、梅兰芳出场，极一时之盛。昌硕赋长诗自寿，并撰寿联。又，6月潘天寿由诸闻韵引荐于沪寓谒见，出示画作请益。

是年作《自写小像图》、《明珠滴露图》、《繁英紫玉图》等。门弟子陈衡恪（师曾）卒。

1924年　甲子　81岁

在上海。元日作诗《甲子元日书怀兼呈疆村》。春日六三园看樱花，赋诗和朱疆村。年过八旬，童心不已，茶余每歌"天淡云闲"，或自度曲。

是年作《空谷幽兰图卷》、《无量寿佛图》、《瓶

梅新蔬图》(携梅小姐索画)等。

1925年　乙丑　82岁

在上海。正月十五聘王个簃(贤)课其孙吴志源(长邺)读为启蒙。王贤朝夕侍奉,列为门弟子。又沙文若(孟海)由王贤引荐列入门下。5月乘人力车遇祸于先施公司门前,濡额血,仅伤皮肉。秋患肝疾,朱古微劝戒苦吟,后病愈复寄长诗《病愈寄古微》。日本友人桥本关雪赠诗赋答。是年作有《秋光图》、《古鼎牡丹图》、《荷塘秋色图》(赠王贤)、《秋艳图》、《石榴图》等。

1926年　丙寅　83岁

在上海。作《丙寅元日》诗。2月白石鹿叟自龙华移老梅一株于六三园,为之栽植并赋诗纪事。夏,潘天寿持山水障子求教,赋长诗勉之。9月上海西泠印社编印《吴昌硕花果册》。第二回吴昌硕书画展在日本大阪高岛屋举办,并《缶翁墨戏第二集》刊行。王个簃30寿辰作《墨菊图》以赠。又门人刘玉庵病卒于苏州,长歌挽之。

王一亭作《缶庐侍坐图》。

是年作有《芙蓉拒霜图》、《紫藤图》、《飞虬图》等,又题八大山人《荷花双凫图》诗。

1927年　丁卯　84岁

在上海。3月荀慧生来沪公演,在一品香行拜师礼,正式列于门下。春夏间偕三子吴东迈及弟子王个簃避兵赴塘栖超山赏梅,觅宋梅亭畔山坡,欲为身后常眠处。初夏转赴杭州,寓西泠印社观乐楼与门人王个簃在汉三老石室前合影纪念。六月初九,次子吴涵病卒于沪,家人谎称东游日本,不报实情。夏末返沪。秋重阳节,偕诸贞壮、狄平子、周梦坡、姚虞琴诸友于上海华安公司层楼登高,敏捷赋诗。是年《临八大山人睡鸟图》,又作《墨梅图》、《岁寒抱节图》、《玉洁冰清图》(为日本友人友永霞峰画)。一月初三作《墨兰图》一帧,翌晨忽中风(或云因惊闻某银行倒闭,存款被吞,或云因操办孙女婚事过喜且劳),延至十一月初六日(公历11月29日)溘然长逝。墨兰遂成绝笔。临终前尝以45岁作《墨梅图轴》付王个簃纪念。又与龚景张、朱古微合影于寓所床前,为最后留影。终年84岁。

逝世后门弟子私谥为"贞逸先生"。1932年营葬于超山。挽联有于右任撰"诗书画而外,复作印人,绝艺飞行全世界。元明清以来,及于民国,风流占断有名家。"沈淇泉撰"先生为金石名家,沈酣到三代鼎彝,两京碑碣。此地傍玉潜古宅,环抱有几重山色,十里梅花。"

(1992年11月壬申小春之吉再门人丁羲元谨撰于沪寓)

中国近现代名家画集　　吴昌硕

发 行 人:刘建平
责任编辑:王之海　穆美华
改版责编:潘恩春
策　　划:于化鲤　齐　林
技术编辑:靳立华　李宝生
出版发行: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
经 销 者: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
印 刷 者:深圳当纳利旭日印刷有限公司
印　　数:0001－3000
开　　本:787×1092mm　1/8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ISBN7－5305－0608－0

J·0608